

赵献可《邯郸遗稿》浅析

刘 军, 简 军

(潢川县人民医院, 河南 潢川 465150)

关键词: 赵献可; 邯郸遗稿

中图分类号: R249.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5276(2006)07-1342-02

《邯郸遗稿》系赵氏献可晚年所作, 书名典于《史记》扁鹊“过邯郸, 闻贵妇人, 即为带下医”。是书流传较少, 日人丹波元胤在《中国医籍考》载“赵氏献可《邯郸遗稿》, 未见”。1985年《浙江中医杂志》编辑部将原书校点, 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, 这为中医妇科学的研究、赵氏学术思想的研究, 提供了一份较好的资料。现将个人学习所得, 略述一二。

1 调经以滋水为主

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独重肾水命火, 并力主六味为补水之剂, 八味为益火之方。可以说他的这一学术思想也始终贯穿在《邯郸遗稿》一书。但肾水、命火孰重孰轻, 还是有所侧重的。献可力主滋水调经立论。为什么呢? 他在复习了《内经》关于肾、天癸、冲任的关系后说: “天者天一之真, 癸者任癸之水, 月者水之精, 以一月而盈, 盈则昃。”所谓“天一之真”也就是先天的元真, “任癸之水”亦是肾水, “一”是水的生数, 水本于天, 也就是月经本于肾水, 是肾水所化, 因此“调经必须滋水为主”, 这也是他认为月经“似血实非血”理论的来源, 后世《傅青主女科》亦主“月经非血”论, 即本于此。

在滋水的同时, 赵献可还主张兼以养火, 盖水火共居下焦, 相互既济, 火乃水涵, 水赖火温, 而成阴阳互抱之势。此说实源于王太仆“壮水之主, 以制阳光, 益火之源, 以消阴翳”之论。所以他说“冲任起于胞中, 男子藏精, 女子系胞, 其间又恃一点命门之火为主宰, ……所以, 滋水更当养火”。

闭经患者, 若无明显血瘀、痰湿等反指征者临床用药时不可轻用通法, 以免犯虚虚之戒。当以补为主, 以补为通, 至其肾精充盛, 冲任满而溢, 则月水自然随之而潮。正如《邯郸遗稿》所说: “只宜大补其水……以养之使满, 满则溢, 万无有毒药可通之理! 此调经之法类如此。”笔者在临床中体会到, 不少月经量少或后期或闭经的患者用滋肾填精之法, 假以时日, 多可收功, 若医者贪图近利, 求功心切, 攻逐之品, 辛燥之剂, 揠伐其真, 愈治而其真阴愈竭, 营血愈耗, 欲其通之岂非痴人说梦? 为医者不可不慎。笔者临床曾治一闭经患者, 月经 3~5 月一潮, 询其病源, 知其起于 1 年前分娩一死婴, 并伴大出血, 此后月经即稀发至经闭, 兼以乏力、懒言、形寒、肢冷、脱发、齿松, 性欲淡漠, 腋毛、阴毛相继脱落。西医诊为“席汉氏综合征”。中医辨证当属肾虚, 治以滋肾填精兼以温肾, 药用: 熟地 12g 山药 10g 山茱

萸 9g 枸杞子 12g 仙茅、淫羊藿各 10g 五味子 8g 当归 10g 木香 6g 鹿角霜 30g 紫河车 1 具 (研末吞服)。守方调理近半年, 月经始来, 后又继续服药治方, 3 个月后患者家属来告, 其妻已孕。

2 止带以补肾为主

带下, 多由带脉不固致, 而带脉是奇经八脉之一, 属肾所主, 先生云: “下焦肾气虚损, 带脉漏下, 白为气虚, 赤为有火, 治法俱补肾为主。”赵氏还认为带虽分为五种, 但以赤白二带居多。“白者热入大肠, 赤者热入小肠。白者属气, 赤者属血, 气虚者用参、术, 血虚者用芎、归也”。临床遇到带下绵绵不绝, 伴膝酸, 耳鸣乏力的病人, 若纯用收涩或益气之品疗效往往不满意, 此时若添入一二味补肾填精之品如菟丝子、续断、淫羊藿等, 收效则较捷。

3 安胎圣药宜详辨

黄芩、白术为安胎圣药乃丹溪氏所提, 这种提法历来就有争议, 古如张景岳、陈修园、张锡纯, 今人有罗元恺、裘笑梅皆力驳之。盖妊娠胎动不安, 起因甚多, 或肾虚, 或脾虚, 或气滞, 或血瘀, 岂可将数端之疾以一药概之乎? 若果因怀妊有热, 固可一用, 但亦不可久服, 观先生之议自明, “胎茎之系于脾, 犹钟之系于梁也。若栋柱不固, 栋梁必挠。所以安胎先固两肾, 使肾中和暖, 始脾有生气, 何以定以白术, 黄芩为安胎耶?”并提出“如肾中无水胎不安, 用六味地黄丸壮水; 肾中无水, 用六味地黄丸益火。”近来有人提出漏胎、滑胎的病人多见脾肾阳虚之证, 若用黄芩安胎无疑犯虚虚之戒。笔者在临证时遇到此类病人宗先生之议效果甚佳, 只是六味原方力量较弱, 若兼气虚者加入党参、黄芪、白术、砂仁。若有肾阳虚之症, 一般亦不用桂、附, 恐其大辛大热与胎儿不利, 常加入菟丝子、巴戟天、肉苁蓉等。

此外, 赵献可还明确提出了安胎与固胎的区别。他说: “血虚欲堕而补之者, 谓之固胎; 气不和而顺之者, 谓之安胎。安胎以顺凉血为主, 固胎以生血补气为主。”总之, 教人临证应灵活变通, 勿以一法持之。

他在“临蓐”一节中, 对孕妇分娩时的注意事项也讲得很详细, 如他谓“妊娠到临月, 当安神定虑, 时常步履, 不可睡、饱食、过饮、酒醴、杂药。”并谆谆告之“不可早服催生药, 早坐草”。

4 产后病治宗丹溪

产后一病, 多虚多瘀, 主前论者如朱氏丹溪“产后以大补气血为主, 虽有杂症, 以未治之”。后论如张氏子和“产后慎不可作诸虚不足治之”。考妇人生产, 耗气伤血, 正气益感不足, 卫外力弱, 外邪乘虚而入, 多成盛实夹杂之证, 此时补虚则碍邪, 攻邪益损气血, 惟攻补合法方不致误, 赵氏

收稿日期: 2006-01-12

作者简介: 刘军 (1963-), 男, 河南潢川人, 主治医师, 学士, 主要从事中医消化内科、妇科临床诊治。

张锡纯应用山萸肉的经验

朱丽芳, 李 茜

(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, 云南 昆明 650032)

关键词: 山萸肉; 张锡纯; 临床应用

中图分类号: R249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5276(2006)07-1343-01

山萸肉,古今诸医家多注重其补益肝肾之功效,然而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其撰著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认为其更善于“救脱敛汗”,将其用于治疗脱证、血证及痲证等,多有新意,且收效甚佳,颇能启发后学者的思路,故归纳如下。

1 敛汗固脱

古今诸医家治疗脱证多选用人参,而张锡纯认为“人参之性补而兼升,以治上脱,转有气高不返之虞”,故张氏救脱,喜用山萸肉,认为“盖萸肉之性,不独补肝也,凡人身之阴阳气血将散者,皆能敛之,故救脱之药,当以萸肉为第一”。临症中常以山萸肉单用或配伍龙骨、牡蛎或人参、代赭石等治疗各种脱证和汗出久不愈者,剂量一般为2两~3钱。如来复汤(萸肉、龙骨、牡蛎、杭芍、野台参、甘草)治疗寒热往来,虚汗淋漓不止或喘或怔忡或气虚不足以息;参赭镇气汤(野台参、代赭石、芡实、山药、萸肉、龙骨、牡蛎、杭芍、苏子)治疗阴阳两虚,喘促欲脱;薯蓣纳气汤(山药、熟地、萸肉、柿霜饼、杭芍、牛蒡子、苏子、龙骨、甘草)治疗阴虚不纳气之喘逆;敦复汤(野台参、乌附子、山药、补骨脂、核桃仁、萸肉、茯苓、鸡内金)治疗一切虚寒诸证,方中萸肉“与人参、茯苓并用,借其收敛下行之力,能大补肾中元气”;急救回阳汤(党参、山药、杭芍、山萸肉、代赭石、朱砂、甘草)治疗霍乱吐泻已极,至危之候,方中以萸肉“敛肝气之固”。纵观上述诸方,可见张锡纯认为萸肉最善救脱敛汗,曰其“救脱之功,较参、术、芪不更胜哉”,用于治疗各种脱证和汗出久不愈者,用之无不随手奏效。析其因,张锡纯曰:“人元气之脱,皆脱在肝,胆为少阳,有病者寒热往来,肝为厥阴,虚极亦为寒热往来,为有寒热,故多出汗。山萸肉既能敛汗,又善补肝,是以肝虚极而元气将脱着服之最效”。在应用山萸肉时,张锡纯强调,必须去净核,“山萸肉之功用,长于救脱,而所以能固脱者,因其味之甚酸”,“用以治险证者,必须尝其味极酸者,然后用之,方能立建奇效”。

论产后病宗丹溪,但并不主张概以补剂施之,论曰:“然则产后不问诸症,悉宜大补气血乎?曰:详主末二字,其义自明。虚而无他症者,合宜大补气血自愈,或阴虚而感冒风寒者,补气血药品带驱风之剂;或因脾虚而食伤太阴者,必先逐其瘀血,然后大补。”

综观《邯郸遗稿》产后一篇载有“产后胞衣不下”、“产后子肠不收”、“产后腹痛”、“产后伤风”……等数十种妇科疾病,都是有补有攻,未尝泥而不化。

妇人新产后,恶露应尽快排出,最忌恶露不下或下而不

2 开痹止痛

山萸肉酸敛之性,张氏用以止汗固脱,犹在人意中,用之治疗心腹肢体疼痛,实出乎人之意外。然而张氏认为“其能通利九窍,其性不但补肝,而兼能利通气血可知,若但视为收涩之品,则浅之乎视山萸肉矣”。张氏尊《本经》之旨,山萸肉主“逐寒湿痹”,凡人身内外有疼处,皆其气血痹而不通。故常用山萸肉治疗心腹肢体疼痛等症因肝气虚不能条畅而作疼者,服之皆可奏效。如其自拟方曲直汤(萸肉、知母、乳香、没药、当归、丹参)。认为“萸肉得木气最厚,酸敛之中大具条畅之性,故善于治脱,尤善于开痹也”。在应用山萸肉时亦强调“其核与肉之性相反,用者须加审慎,千万将核去净”。可见,萸肉不但酸敛,而更善开通可知,实值得后人借鉴和发扬。

3 补络止血

张锡纯认为山萸肉之性,又善于治疗内部血管破裂或肺络破裂,以致咳血、吐血、衄血久不愈者。临症中常用萸肉配伍龙骨、牡蛎等治疗咳血、吐血、妇女血崩等血症久不愈者。如其自拟方清降汤(山药、清半夏、萸肉、生赭石、牛蒡子、生杭芍、甘草)、补络补管汤(龙骨、牡蛎、山萸肉、三七)、固冲汤(山萸肉、龙骨、牡蛎、白术、黄芪)等。认为“龙骨、牡蛎、萸肉性皆收涩,又兼具开通之力,故能补肺络与胃中血管,以成止血之功,而又不止有遏止之患,致留瘀血为恙也”。此实为经验之谈。

此外,张氏认为山萸肉之性,又善于宁熄内风,如其自拟方熄风汤(人参、赭石、熟地、萸肉、杭芍、乌附子、龙骨、牡蛎),认为萸肉与杭芍、龙骨、牡蛎为宁熄内风之妙品。另外,张氏亦注重萸肉补益肝肾、涩精缩尿之功效,如其自拟方加减八味地黄汤、资生通脉汤、益瞳丸、滋萃饮等用于治疗肝肾阴虚所致的咽痛、室女月闭血枯、目瞳散大昏耗、消渴及梦遗等症。

净,瘀血停蓄,变生百疾,祸不旋踵。芍药酸收,禀秋气,能使体内瘀血停滞不下,并能伐生发之气,故产后病多禁用芍药,但是需用芍药时,先生认为“以酒炒用则不妨”,这是因为酒性热,有走窜之性,可以制芍药之酸寒。不唯芍药,凡苦寒、收敛之品产后均应慎用,所以古人有“产后宜温”之说,代表方剂是傅青主之生化汤及其加减方。先生并主张治疗产后伤寒时禁用小柴胡,而选用参苏饮,这也是因为小柴胡中的“黄芩,容易停血”,而参苏饮正是治气血虚挟外感的代表方。

《邯郸遗稿》一书,产后篇竟占近半个篇幅,于此亦要见赵氏重视产后调理的匠心。产后病,调理不当,后患无穷,或月经不调、或症瘕、或继发不孕,为医者宁不慎乎。

收稿日期: 2006-01-18

作者简介: 朱丽芳(1970-),女,云南昆明人,主治医师,硕士,研究方向:中西医结合临床。